

游完日月潭,夜宿南投
教师会馆。

会馆的每间客房外,
有一个小小的阳台。搬一把
椅子,独坐阳台上,手按着
栏杆,看日月潭畔的夜景。

日月潭四周群山环
抱,重峦迭嶂。教师会馆在
一个坡上,从五楼

的阳台看下去,眼
前是一片林子,好
些树顶都伸到了齐
阳台高处,从树丛
中望过去,下面是暗青的
融于夜色般的日月潭水。

日月潭位于南投县,
是台湾最大的淡水湖。

下午游日月潭时,正下
着雨,细雨飘飘洒洒。湖天
一色,迷迷蒙蒙的。浅浅地
倒映在湖中的群峰之影,
被风吹雨拂弄成波波碎碎。



夜宿南投

储福金

接待我们的夏潮基金
会,请的导游小哥曾是文
学青年,他的讲解丰富翔
实,往往带着一文学色
彩。他介绍以不规则的菱
形日潭与细长弧形月潭
构成的日月潭时,另有说
法:日月潭本是一体,两
处湖水深浅不同,一边湖
床低,一处湖床高,出于
观察角度的不同,黄昏
时,水浅一点的地方,落
日映透湖床,湖底如石
英、云母等矿石,会映
出色彩来,水色变得

人生没有好坏,只有自我认可。一
辈子吃喝玩乐或者一辈子植树治沙,
只要觉得不苦不甜,终难说哪一种人
生更好,自己喜欢罢了。但有一点要
认清,人生就是苦旅,所以才会以最
执着的心态追求幸福。

有许多女朋友,当初红颜一怒,对
出轨的老公说“不”。然而离婚多年,
理想的人,理想的生活都没有出现,
清冷的岁月伴随着年华逝去,内心
不免闪过悔意——当初是不是该
忍呢?要是再想起他的一些优点,
更会埋怨自己的性子太过刚烈。但
是,我也有选择忍的朋友,那种难
过是内伤,伤口至深。其实,忍,
一样辛苦,并且未必忍一时风平浪
静。据说男人出轨的毛病不好改,
都是折腾不动了才立地成佛。

所以更多的女性选择了打造自我,
无论多么辛苦,多么难,自己才是
自己最好的朋友,始终不离不弃。
也就是说,人生的选择无外乎吃苦
耐劳或者忍功高强,有时候病态地
劝人励志,皆因忍功不行,那口气
堵在心里,比身体上的疲累还要
难顶。

这是人的性格决定的,有些人
实在吃不起苦,有些人则是受不了
气,这些都是人生的指标,无论
你是否愿意,都得有所忍。但的确
是不必太过执着,以轻松的心态,
找一份自己热爱的事情钻研进去,
都是不错的选择。你好,遇到相
知就更好。运气差一点,也没有
耽误什么,因为有时候人生搭上
饱经风霜和百忍成金都未必留
得住一个人或者一颗心。那是不是
代价大了点?

还是那句话,要独立,尤其是
精神上的独立——没有什么疆界
是你不能跨越的。比起恣意张
扬的女性,男人更害怕一哭二闹
三上吊。说到底,人都很贱的一
面,只要你到了男人可有可无的
境界,男人又不走了。

谒王韬故居

邵益山

古刹吴宫不足看,故居花草说乡贤。
新闻论政开新会,淞隐谈狐别柳泉。
欧陆周游惊慧眼,君民共主唤清天。
奈何天国曾书策,旷世英才老井田。

注:王韬故居在苏州直镇,旧称甫里,相传镇南的吴官乡为吴王阖闾的离宫,镇上有始建于梁代的保圣寺。

云南有翠而绿如翠,故未去
怒江先有印象:怒江应如翡翠。美
得华丽,绿得坚硬。

云南的民歌把中央电台的录
音机吸引前来。云南的民歌如同
云南的花儿一样,繁多多样。晚上
抵达云南怒江州贡山县双拉乡。
这里距丙中洛仅半小时路程。丙
中洛在下察隅,被誉为神人共居
的地方,神话般的故事已传说了
近一个世纪,依然如谜一样吸引
各地旅人。任务在身,终未成行。
我们离人神共居的地方仅有半
小时路程,结果我们终于没有能
成为半神。

在双拉乡我们采访怒族老人
李汉良,他是个关注收集本民族
文化的赤脚医生。简陋的屋中,
酒断续续。高山刺云,群山相
隔,西南民歌在半山,有点哀伤。
烧。酒、火、歌合作一处,一如怒
族民歌,燃烧如火,在清凉的夜
中,幽明而嘹亮,也穿透了我们的
胸膛。采访出来,明月高悬如镜,
秋虫唱得分外响亮。

过一天,采访和永祥,他家在
半山腰,庭院甚是宽阔。池鱼戏
水,鸡鸣鸭唱,菜地正绿,凉棚
藤蔓舒展。还有一个会议室,竟
可供百人坐,静坐此中如同半
山中的半仙。女记者忍不住笑问
他有几个儿子,如多可以留下来。
年轻人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弯
腰的民歌难以拴住他们的脚步,
民歌的传唱正在断断续续。高
山刺云,群山相隔,西南民歌在
半山,有点哀伤。

赤红;而深水一边则显得
翠绿。

相比资料,我宁可相信
导游小哥的介绍。想象晴日里,
夕阳西下,新月东升之时,双
潭各显丹碧之色,光影何其美
哉。

教师会馆居月潭畔。
眼下细雨无月,雨细得有一阵
没一阵的,放眼月潭之水,水
波不兴安静无声。潭底正有一
蛙,一声一声地鸣叫着。偶有
萤火虫飞过,在树丛中若隐若
现,飞舞着点点光影。

看楼前的树,靠近的是
火焰木,枝叶之上,花开得艳
红。与红花相映衬的,是几棵
树上的白花,只是想不出来四
月这个季节开白花是什么树。
打电话请教了导游小哥,才知
在火焰木后面叶片较大的是
面包树,面包树是不开白花的,
那面包树上,宛如开着的一串
一串白花,是映着灯光而生
成的。右边稍远处的高树是
黑板树,也不开白花,因为黑
板树的叶是涡轮状,那叶片上,
含着光,托着光,聚着光,白
花之色更清晰些。原来,所有
眼中的白花之色,只是远近不
同与叶轮不同所映着的光影,
都是光影变幻生成的视线错
觉。我心里却不承认那是错
觉,因为白花的色彩是多么真
实。

离楼更近一点的一棵
肖楠树,要比其他的树低矮些,
朝下望它,肖楠树的一团团
树冠枝叶,宛如撑着一把把伞,
能看到被细雨濡湿了,也是
因光影映出翠绿色来。

慢慢地,目光投向远
处,湖的那边有车开过,在一
排排树中忽隐忽现,车灯光
映着湖面,忽明忽暗。这就是
早在念中知觉很久的日月潭
啊,朦朦胧胧,似真似幻。无
由地想到了从日月潭游船上
下来,在湖边看到的高山族
部落人的歌舞,歌舞中有形
同春米、划舟等种种生产劳
动的动作,特色民族服装上
的饰片在跳闪着……

人生于世,社会杂色,
时时入心,变化着种种感
觉,或强或弱,或重或轻,待
时过情迁,心中的痕迹有多
少?如这夜景,在将来的记
忆中,留下的一片朦胧的光
影之色。

记忆只是显现着人生
在内心中的投影。壮烈激昂
处,光影浓重;平淡缓和处,
光影浅轻。不管浓重与浅
轻,个中滋味,自知自品
罢了。

于是在有节奏的一声
一声蛙鸣中睡去。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
在湖边的林道走一走,嗅着
树草清新潮湿的气息,看着
湖水缥缈浅绿的色彩,心中
赞一声:好。

也许人生旅行中的
景,有一声好,也就够了。



时光隧道(油画)

蒋云仲

是夜,再去怒木怒呀拉伊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采访一个乐
队组合。一个很有前途的三
人团队,因其中一位的离开
而伤感。我们的音乐节目主
持人,甚是感慨。他们的音
乐感觉不错,但折断翅膀需
时日疗伤。屋外,怒江涛声
阵阵,月亮正明。与外宣办
潘主任聊天,发现两个题材,
一个是独龙江的医生,行走
在中缅边境,为中国病人也
为缅甸病人看病,被称为国
际医生。还有一个独龙江隧
道的开挖,有了这个隧道,
独龙族就能走出大山。我起
了一个题目叫《一个民族的
脐带》。同事采访完后,直
呼成功。她们被感

动了,小伙子们也流泪了。
民歌在人们心中再次嘹亮。

八月十五,到上江乡新建
村大南茂自然村去录节目,
便偕族老人和贵志联系了一
些唱歌的老人,他们唱得很
美,我们录得很成功。明月
清江,两山相峙,情景交融,
拟一联与朋友唱和:“一水
怒江洗明月,两山高碧起秋
风。——在高黎贡山、碧罗
雪山所夹怒江西岸,以秋风
明月相寄。”歌声随怒江流
转,让人不忍离去。我们三
再赞叹怒江的美丽。贡山宣
传部陈副部长是个怒族小伙
子,他告诉我们,在傣语中香
格里拉(傣语发音为香格列
来)的意思就是:欢迎再来。

歌声中的香格里拉——欢
迎再来。

最明亮的窗口

张炜

彩山峦——却一点都谈不
到失望,心中的兴奋丝毫未
减。

从那时开始,编辑们带我
迈进一道道门槛,让我熟悉
了他们的日常工作,知道了
书籍产生的一整套流程。

我去得最多,最熟悉的就
是上海文艺出版社。

从青年到中年,到现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这家
出版社结下了难忘的、长达
三十多年的友谊。

今天我不再那么天真烂漫,
但仍然认为那无数的彩色之
窗是存在的,这些光明的窗
口不会熄灭,因为那是由一
生青灯黄卷的编辑们点亮
的。他们是为出版事业做出
了杰出贡献、为这个岗位

贡献了一生的师长和兄长,
是这些令人感动的朋友。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过我稍稍稚嫩的习作,也
出版过我反复打磨的心血
之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这家出版社出版了我长达
二百五十多万字的多卷本
文集,成为我当时对自己
劳作最重要的一次总结和
梳理。

青春的记忆是深刻的。只
因为这记忆,人也会增添
许多创造的勇气。

时光飞快流逝,转眼已经
来到了数字时代。在这个
时刻,我少年时期的美好
幻想同样存在,并一直在
心里祝福:江南出版界
的那座五彩山峦依然光
辉闪耀,那最为明亮的一
扇扇窗口,就是上海文
艺出版社。

十日谈

明请读一篇《沪外风景》

可怜梧桐

金宇澄

记得丰子恺先生画过
一架可怜的竹梯,紧锁在
马路旁边。

韩国有一位植物家,
在荒岛上开辟了著名的植
物园,前年过来,看到街
边一棵梧桐缠满了珠珠
灯,他说,这棵树太可怜
了。

做动物,猫最自由,
牛马可怜。植物界的可
怜品种,一是橡胶树,天
天要凌迟。一是桑,江浙
一带桑田里,全部是一
米高的老桑树,像一根
一根手杖——每年发出
新枝,整条砍下来喂蚕,
一年四季做光杆司令。

马路上的梧桐,同样
是命贱的。因为生性随
便,好好先生,动不动
可以锯断枝桠,像一只
一只朝天的鸡脚,迁到
另一条马路再种,三迁
四迁五迁,根本死不
了,仍旧发枝桠,欣欣
向荣,笑容满面。其他
树

木,比如香樟,银杏,
国槐,人就恭敬许多,
作为行道树,这一类基
本不修剪,自由生长。

这跟做人一样,性格
难弄,要当心一点,好
脾气,耐水土的,像数
量众多的梧桐,可以
随意对待,因为“挺
剪不动气”。

梧桐每年要修剪两
次,尤其春天重度修
剪一次,弄得树冠像
痢头形状。五月里,
太阳已经毒辣,有一
些马路,新剪的梧
桐丧失了遮荫的功
能,非要等七月里,
才可以凑够一块树荫。

入夏的天气,只有
走到岳阳路,衡山路,
适意异常。老辈子
的人,难免会想到
淮海路曾经的绿色
长廊。

仔细看衡山路的
树枝形状,不是通行
的鸡爪造型,而是
几大枝桠,直上云
天,这大概是租界
的形制,还是民国
时期的养树标准
呢——因为南京
城的梧桐,也是如
此浓郁,直别插
到天上。

难免会揣测,现在
行道树标准,是依
据哪一种标准。
笔者曾为此信
访。答曰,为啥要
修剪,因为梧桐
有悬铃,春天破
碎,花粉病人有
意见。另外,上
海有台风,树容
易倒。衡山路
梧桐树,因为
马路几次垫高,
根基深。其他
地区,是因为上
下有管线,有妨
碍。

答案有道理。
但是,春天无
处不飞花,人如
何是好,这是
口罩公司的任
务。每年台
风,究竟刮倒

了多少树,占多少的比例。
当年这些大树,也是慢慢
长高。衡山路,静安公
园两排老梧桐,抬高地
皮几何,一棵也不见刮
倒,一直是枝繁叶茂。

关于台风,研究者
可以画出图表来,如果
树冠高几尺,每年刮倒
的比例是多少,因为这
样做,可以尽量少剪一
点,多一点绿。

地下,地上有管
线,树木最懂道理,
脚下如果是水泥,肯定
是不长了。现在的形
势,是树木一直想
长高,人一直要剪
低。对于完全实心
水泥的地方,无话可
讲,但衡山路下面,
有1号线穿过,上面
电线也多,这些大
树,为啥照样郁郁
葱葱。

再问,为何有的
马路,一边的树木高
森,一边的树冠剪得
像痢头(笔者明白,
这其实是所属区域
修剪方式不同),答
曰,完全是按照标准
规范修剪的。

因此每到春天,
笔者眼看路边粗
壮的梧桐树干,
顶端枝叶稀稀拉拉,
地上是一堆一堆散
发清香的梧桐枝
杈,最后被卡车运
走,黯然想到丰先
生的画来。

每到春天,社会
号召全民植树,
但按照每季大幅
度修剪树木的标
准,这座城市一
年的绿化损失量,
有人统计过是多
少,至少有三分
之一吧,如果这
些行道树高大起
来,从飞机上朝下
望,这就是最直
接的绿色城市——
如果全市的绿化
景观,像衡山路
、像南京一样呢?

上几个月,有一个
“租界”的品牌,
弄出不少的话
题纠纷。但租界
留下的行道树,
葱绿的现实,仍
旧鹤立鸡群。

拒绝用空空形容一座山

徐长顺

一个人真实地站在你面前,
你会想:他很真实。
优秀的人能做到,你能
做到?

生活残酷,上演着闹剧,
看到不想看到的一幕,
我们越来越成熟。面对
阳光,你有阳光那一面,
面对生活,你愿意接受
考验,面对所有的人,
你的个性表现出来需
要勇气。

真实、坦然,不是每
一个人能做到。偶尔
装睡,为了更清醒。
有时说一句谎话,要
用一千句谎话来解释。
累的是心。渴望真
实,渴望被理解。我
拒绝用空空形容一座
山。当他真实地站
在我面前,我会说:
真美!他很真实,一
草一木,生命在阳
光下,永远地在自
己的天地,绿着,
这就是一种精神。